

华夏作家作品自选丛书

那个中午

董立勃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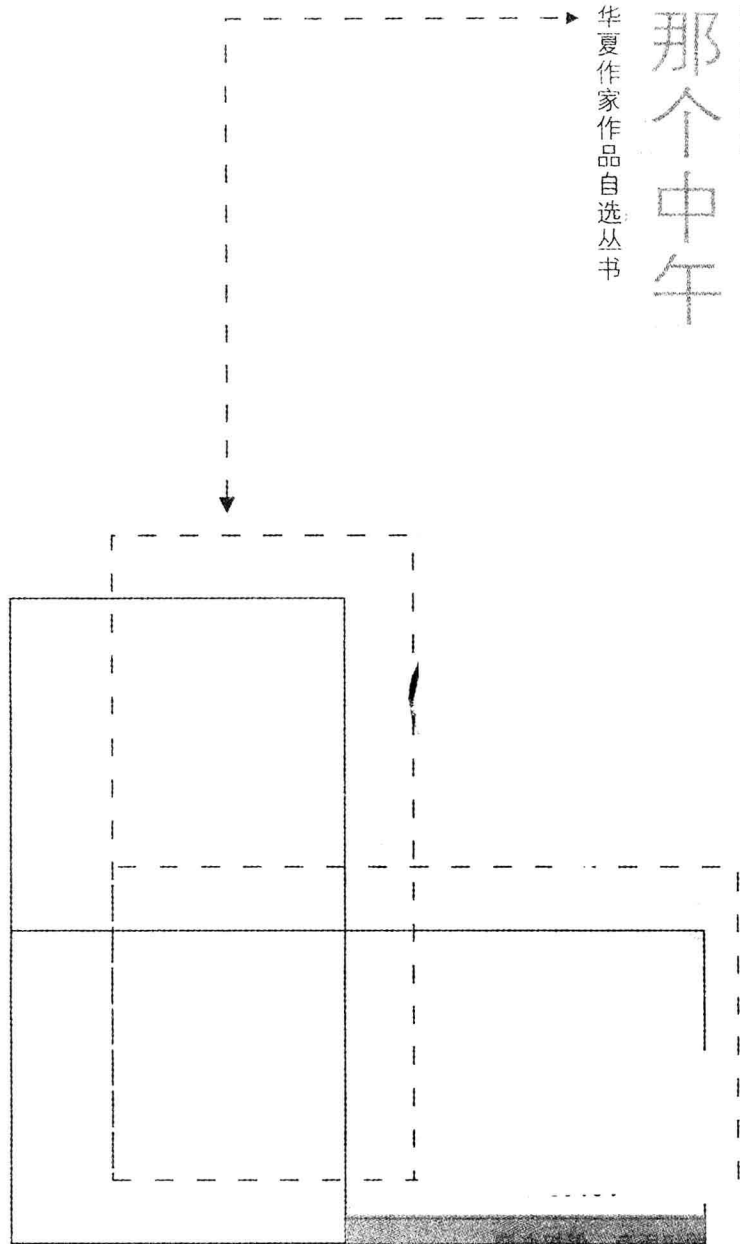
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董立勃◎著

那个中午

华夏作家作品自选丛书

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那个中午 / 董立勃著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: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 2009.10 (2010 年 6 月重印)
(新时期华夏作家作品自选丛书. 第 1 辑. 中篇小说卷)
ISBN 978-7-5469-0272-2

I. ①那… II. ①董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86776 号

那 个 中 午

作 者 董立勃
总 策 划 张新泰
总 主 编 于文胜
主 编 王 正
责任编辑 肖 夫
封面设计 党 红 万里明
内文装帧 党 红 毕 然
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社 址 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
电 话 0991-4690475
发 行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印 张 4.75
开 本 850mmx1168mm 1/32
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3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69-0272-2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社会转型期的阅读

王 正

在《阿特拉斯耸耸肩》(美国历史上仅次于《圣经》的超级畅销书)里,有个美丽的故事:约翰·高尔特是个富翁,财富多得数不过来。有天晚上,他正在大西洋上,驾着游艇和风浪搏斗,他看到在海底深处,亚特兰蒂斯(古希腊的赐福群岛)的灯塔在海底闪光。那种景象人只要看上一眼,就再也不想看地球上的其他地方了。约翰·高尔特沉了他的船,和全体航员一起沉了下去,他们全都心甘情愿……说这个故事的,是唯一的生还者。

这无疑构成了一种象征:人生的此岸、彼岸和路径。

价值在先?还是欲望在先?欲望和价值是谁对谁的追寻?

享受物质?还是享受物质给予的快乐?

这些都是人生的元理论。却是两个不同的范畴。要有区别它的智慧。当然,区别不是靠智(像太阳一样,谁都知道);而要靠慧(丰富的,会拐弯的心灵)!

沿着这个路径,读者就会走近这十本小说丛书。在红柯那里,历史和现实,自然和人,被砸碎了又揉到一起:奇幻、奇诡、奇丽。海阔天空。我们现实中固有的神奇和畅想本质;一种根植于本土深层根系的原创力。这不正是科学发展和自主创新的内核吗?“与经济嵌入到社会关系相反,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了”,历史学家卡尔·波兰尼在《大转型》里的话,真说到节骨眼上了。不要说在大地方,就连南疆闭塞荒远的苇湖边,在卡玛力丁身上,人们不也看得很真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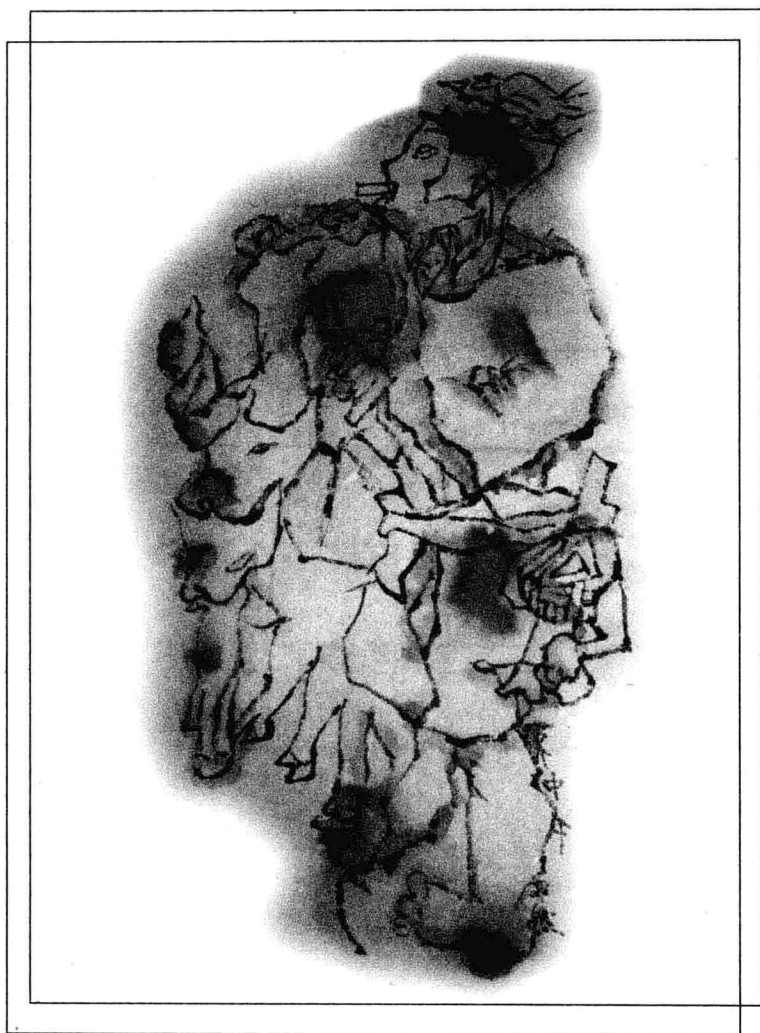
吗？所以，在遥远的帕米尔，阿希克和江安巴依也发出了呼喊。那是灵魂的歌唱，却都源于大地，极致自然，飘荡如风，充满了质朴、真挚和厚重的人文、诗意、哲理关怀。

在《胭脂红红》里，人们不能不想到亚特兰蒂斯那个美丽的传说。马兰花把方向盘抱得紧紧的。她拒绝从深深的江底浮上来。“狠心”的作者林那北，用她的“决绝”，给了读者一个残酷、凄美的故事，完成了她温柔而又坚如磐石般的坚守！……在《丛书》里，作家们这种社会转型中的人文关怀，给了读者真切的温暖。

除了温暖，我们还看到了郭晓力《无声坠落》的冷峻，和《那个中午》遥远、纵深的历史逼视。主宰世界的大道理，就那么几个。抵达这些大道理的路径，却千千万万。“千千万万”中，作家们都找到了他自己的“这一个”！

操练文学，最要紧的是真诚。有一位西方的哲人说过：文学技巧是对作家真诚的考验。一句透底到家的话。离开真诚去操练文学，愣要从心灵中往外挤（！）“牙膏”，委屈了心灵也糟蹋了文学。《丛书》的作家们，因为是“自选”作品，他们很在意自己，都能从真诚的地基上，构建他（她）们的文学大厦。但还要往前走，语体和语言张力的营造，就成为最难最难的了。读者翻开王伶的《无花果》和董立勃的《那个中午》，就该体味到作家在这里下过的功夫。董立勃说：“有了好故事，在讲述上，要有自己的调子。这个调子，就是歌的旋律，只不过歌是音符，小说是语言。”文了说，调子，其实就是语言的语体。他又说：“让自己傻一点，笨一点。”套用那种“常规表述”，这话“放之四海而皆准”。作家把自己定位在“读者之下”，你说的话才能走到“读者心中”。有的作家自以为高明，就怕读者不明白，絮絮叨叨在那儿点题，犯傻了！董立勃“傻”得把语言的“张力”留给了读者，成全了他的真聪明。

2009年10月



目 录



●那个中午

▼
01

●冻 土

▼
75

那个中午

—

中午。中午的太阳看起来很小，只是一个白点。可中午的太阳很厉害，它能把一块石头变成火炭，还能把一片荒原变成焦土。那么，这时，如果有一个人来到了这片荒原上，他又累又饿又渴，已经走不动路了，只能趴在了地上，趴在那块像火炭一样的石头上，这么，等待这个人的结果，会是个什么样子，就很容易想出来了。

这个故事是在一个中午开始的。当然这个故事也可能在一个中午结束，只是这两个中午还要相隔一些日子。一些日子，可能是几个月，也可能是几年。一个故事的开始和结束，就像一条河的两岸，流在中间的河水可能很窄，也可能很宽很深。快要死了，当然还没有死。当然也不能让他死。他要是死了，这个故事也就跟着死了。于是，和天下所有的故事一样，这个时候，另外一个人出现了。

这个人，不管长得什么样子，不管有多少本事，不管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，他一定要做一件事，那就是把另外一个人救活。

这个人，骑在一匹马上。这匹马高大有力；跑起来像飞一样。这个人，身上还背着一个水壶，里边装满了古尔图河的清水。这个人，身上还挎着一支并不太长的

步枪，步枪黑得像涂了油，闪动着光亮。这个人，头上戴了一个帽子，帽子的边儿很宽很长，正好遮挡住了阳光的直射。

中午的太阳很厉害，可这样一个人，这时出现在荒原上；不会把天上的太阳放在心上。他只会对在乱草野树间奔跑的走兽感兴趣，他偶尔也会仰起脸，向天上看一眼；也不是看太阳，他只想看看这时有没有什么鸟禽飞过。

当然往天上看，看不到他想看到的東西。同样，往荒野上看，也一样看不到他想看到的東西……这会儿天上的太阳，很少有什么东西不害怕。害怕的东西都一样，那就是赶紧找一个地方把自己躲藏起来。

这个人知道，这些东西藏起来了，也知道它们不会藏到什么地方去。这个地方没有很高的山，也没有很密的林子。这片叫戈壁滩的荒野，虽然荒凉，却还算平坦。一眼看出去，能看到一大片地方。

骑在马上，让马儿驮着他走。随便朝什么方向走，走着走着，就能把它们找出来。只要他把眼睛睁开，只要能看到它们。只要看到它们，它们就不可能再跑掉。他的枪法准得可怕，因为只要被他的枪瞄上了，不管你跑得多快，飞得多快，你的下场只能是死。

马儿走着走着，骑在马上这个人看着看着，结果看到了那个快要被太阳晒死的人。

一下子没有看出来趴在石头上的是一个人，太阳

光刺进了泥土里，把泥土里的水气往外逼，逼到了地面上，形成了水波一样的气浪。气浪会让地面的物体变虚，虚得没有了原形，只成了一个飘忽不定的影子。一下子没有看出是个人，还想着是一个卧在那里歇息的黄羊，太热了，它跑不动了，就卧在了那里。

把枪举了起来。

从准星里看，准星里看东西，虚的东西不虚了。影子不再是个影子了。

看出了是个人。举在手里的枪放下了。

他当然有点失望，在荒野上走了这么久了，他手中的枪还没有响一下。好容易看到了一个蠕动的活物，却又不是他想看到的猎物。

去做一件事，老做不成，当然会着急，会失望。

当然这个时候，他可以再往别的地方走。再往前走，他有把握，可以找到让手中枪开口说话的东西。

但他没有往别的地方走。他没有办法，他只能往那个让他失望的东西跟前走。他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因为，他真的不仅仅是个猎人。

应该说，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个猎人。因为，猎人打猎，是为了吃，为了穿，为了活下去。这个人打猎，和他的生存没有一点关系。他来打猎，只是觉得这个事儿，能让他兴奋，让他激动，让他忘掉一些不开心的事儿。这和别人喜欢抽烟喝酒打麻将一样。

他不是个猎人，但他却是个好人。不但是个好人，



还是个很好很好的好人。这个话我们说了不算，我们还和他不太认识，还不太了解他。有一群人，这群人跟了他好些年了。这群人，跟了他好些年了，到现在还跟着他。见到了这群人，用不着问，他们就会告诉你，这个人是很很好很好的人。

正因为他是个很好很好的人，他们才愿意让他做了他们的头儿。这个头儿，论官位不高，只是个营长。可在这一片地方，在这几百平方公里的荒野上，却没有再比他大的官了。这里的人看他，就像着天上的太阳，只有一个，没有第二个。

他的名字叫冯汉。

这样一个叫冯汉的人，遇到一个快死的人，他会怎么做，不用说，也能想得出来。

冯汉先做的第一件事，是走到了这个人跟前，看看这个人是个什么人，这个人是不是还活着。是个什么人，他没有看出来。因为这个人的衣服已经破烂得成了碎布条儿，脸上全是泥土，把他的面孔变得很模糊。不过，他马上看出了这个人还活着，因为这个人的额头上缀满汗珠儿，在火一样的太阳下，只有活着的人，才会出汗。

接下来，冯汉弯下腰，把身上的水壶拿了下来，放到了那干渴的唇边。这个快死的人，正好是要快渴死了。只要有了水，他马上就像一棵干枯的草泛出了绿

色。

看到快要死的人活了过来，他一样不会转身离去。他还会把这个人抱到马上，让马把这个人驮到并不很远的营地。

那里有一大片房子，还有一大群人。

看到冯汉回来了，一大群人迎了上去。冯汉打猎回来，马背上总是驮着黄羊和马鹿，这些好吃的野味，冯汉从来不会自己吃。他一定要拿到食堂去，让炊事班做给大家吃。

可是这次马背上没有驮着黄羊和马鹿，却驮了一个人。大家把这个人从马背上抬下来，当然不能抬到炊事班去。他们只能把这个人抬到卫生室去。

二

三天后，这个人从卫生室里走出来，走进了营部。

走进了营部，看到了冯汉，他的腿一软，跪在了地上。

冯汉不想让他跪，马上把他扶了起来。

这么个事，在冯汉眼里，实在是个很小的事，用不着让别人在他面前跪下，这些年来，他带着一群兄弟，举着红旗，东征西杀，不知解救了多少受苦受难的百姓，让他们走出了死亡线，过上好日子。要为这么个事，让别人跪下，在他面前不知有多少人要跪下啊。



冯汉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。

这个人说，我叫禹韦。

冯汉问禹韦要往什么地方走。

禹韦说不知道。

冯汉说，你要是继续往前走，我可以给你水给你干粮，甚至还可以给你一匹马，你马上就可以走。

禹韦说，我不想往前走了。

冯汉说，你要是不想往前走了，你也可以留下来。这里有房子住，有吃的有喝的。

禹韦说，我愿意留下来。

冯汉说，不过，你要和大家一起干活。

禹韦说，我愿意干活。

现在，我们不能不说到一个女人了。这个女人，叫青子。

说到这个女人时，我们不能不说这个地方的许多女人。

这些女人，全部集合起来，能站好大一片，看起来真的有许多。可这个地方太大了，在这么大一片荒原上，这些女人又实在是很少的一些了。这还不要紧，更要命是在这么大的一片荒野上，偏偏还有好多男人。而这些男人又偏偏是些身强力壮的男人。

男人来开荒，开出了很多荒地，可他们身上也有一

片荒野,却不能自己开。男人这片荒野,只有一种人能开。这种人就是女人。

于是女人就来了。

于是青子就来了。

男人开荒,可以一个人开一大片地,女人开荒,却只能一个人开那么一小块。一眨眼,站在荒野上的许多女人,被领走了。领到了散布在四周大大小小的地窝子里。关于这场开垦的细节,太阳看不到,只有月亮能看到。月亮从天窗里溜了进去。月亮看到了,月亮什么也不说,只是偷偷地笑。

都被领走了,只有一个人没有被领走。这个人就是青子。

都被领走了,胖的,胖得像冬瓜,被领走了;瘦的,瘦得像蚂蚱,也被领走了。脸上长了好多麻子的,也被领走了。一句话,可以用“最丑的”来形容的那个女人,也被一个高大的汉子欢天喜地的领走了。

偏偏青子还站在那里,像一只找不到家的小羊。

而这时在四周的坡地上,还站着好几十个男人。他们像是饿得快要死的狼,眼睛全是可怕的血丝儿。

他们看着青子,可他们站着不动。谁也不动。

青子肯定很丑,肯定比那个最丑的女人还要丑。丑得让男人宁愿饿死渴死,也不愿碰一下那很年轻的身体。年轻的身体,不管长成什么样子,那血和肉一定是一样的鲜美。



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，我们也没有更多的话要说，因为，男人天生喜欢美丽的女人，一个女人真的丑到了能把狼吓住的地步，那么这个女人不被男人领走，也不能说是件不正常的事了。

但问题是青子不丑。

青子不但不丑，还长得很好看。

青子真的是一个比许多女人都长得好看的女人。

这个事，我们说了不算，可以去这个叫下野地的地方问一问；随便问一个男人包括一个女人。问这个地方长得最好看的女人是谁，他们肯定都会说出同一个名字。

要是还有点不信，还可以走到青子跟前看一看。

不要光看青子的脸，还可以看看青子的身子，看看青子的腿。这样一看，就能看出青子好看。青子不是一个地方好看，是全身每一个地方都好看。

青子真的长得很好看，我们问了，看了，我们没法不相信。只是我们相信了青子好看。我们就有点不相信另一个细节了。

那么多狼一样的男人，围在青子四周，怎么会不肯把她领回到自己的窝里去？

这是个谜，似乎还是个很复杂的谜。

再复杂的谜也会有个谜底。知道了谜底，再复杂的谜也会变得简单起来了。

这个谜对我们来说，好像是个谜，可对下野地的人

来说,这个谜压根儿就不能算是个谜。

大家全都知道那天把青子一个人留在草坡上,是为了什么。大家都知道的東西,当然就不是谜了。

那天大家把青子留在草坡上,当然不是要把青子留给坡上的草,尽管一片野草簇拥着青子,并开出好多漂亮的花儿。当然也不是要留给那吹来吹去的风,尽管风吹动了青子的头发和衣襟,恋恋不舍地纠缠着青子。

那天大家把青子留在草坡上,只有一个想法,是想让他们中的一个人走过去,把青子领走。

这个人不能是随便一个人,这个人当然是个男人,当然要很强壮,很勇敢还很智慧。光这一点,当然不行。这里的男人,几乎每个男人都有这样的特点。这个男人得有个名字,每个男人都有名字。但这个男人的名字只能是这样两个字。是什么样的两个字,大家现在肯定已经知道了。

三

叫冯汉的男人看到青子还站在那里没有人去领,他有点急了。让这些女人和这里的男人走进一间间地窝子,是他的工作职责。他跑到了那些还被叫做光棍汉的男人面前,让他们赶快抓住这个机会。

他们平常是很听他的话的,他让他们做什么,他们从来不说半个不字。哪怕是让他们去死。可这会儿,他